

小型歌劇

買毛驢

王血波 著



天津通俗出版社

時 間 一九五三年收罷秋。

地 點 某農村。

人 物 李老善——六十歲左右。（簡稱老）

老 婆——五十七八歲左右。（簡稱婆）

俊 梅——十七八歲，他們的閨女。青年團員。（簡稱俊）

商有良——糧商。（簡稱商）

第 一 場

收罷秋早飯後，在李老善家裏。

婆 （手拿衣服、針線上）（唱）（第一曲）

吃過了早飯我洗刷了鍋碗，

坐在炕上把腿盤。

拿起了鋼針穿上線，

滋兒嘸、滋兒嘸做衣衫。

給俊梅做了一件花袂襖，

給她爹做了一件黑坎肩；

又買了青布八尺半，

縫個褂子我自己來穿。（試衣）

不大不小整可體，

老婆我心裏好喜歡。

有了糧食吃，有了衣服穿，
有了房子住，不缺零花錢。
生活一天就比那一天好，
零星不斷還把東西添；
添了兩床被，置了一條毡，
紅花褥子多麼好看，
還有那嶄新的葦蓆也鋪在炕上邊。（外邊鷄叫）
又買了草鷄一大群，
下的鷄蛋大又圓；
買了個老母豬肥又大，
下的小豬胖又壯，
日兒蹣、日兒蹣跑的歡。
這都是土地改革分了地，
老驢打滾我才把身來翻。
今秋莊稼收成好，
五穀雜糧收的全。
小國流來、大國滿，
糧食囤上又接了蓆圈。
都只爲過去挨餓受罪害了怕，
求人貸借作過難；
我今天，有了餘糧存放起，
預防那天災荒歉年。

（婆脫去新衣，縫鈕扣。老漢上）

老 （唱）（第二曲）

互助組裏會剛散哪，
急急忙忙把家還哪。

叫她娘你快快快，
快拿布袋和斗來，
再幫我去把那個小車來拴。

婆 （唱）（第三曲）

什麼事，這麼急？
火燒着屁股你心不安。
拿布袋、拿斗幹什麼？
無故拴車爲哪般？爲哪般？

老 （唱）（第二曲）

這事不用你來管哪，
誰又沒請你來發言哪；
叫你幹麼、你就幹麼，
磨磨蹭蹭你誤時間，
磨磨蹭蹭你誤時間！

婆 （唱）（第三曲）

家裏也有我一份，
也有我的發言權。
啥事都由你來包辦，
不說，我就是不動彈，不動彈！

（婆又坐下縫衣，不理老。老瞪了她一眼。到裏屋去拿出布袋和斗）

老 （命令地）來，給我張布袋去！

婆 你幹麼呀？

老 糴糧食去。

婆 什麼？

老 少廢話吧，快和我裝糧食去。

婆 別的都可以，咱那糧食是一粒也不能賣！

老 （沒法，少頃）你真的不動彈？

婆 不……

老 好，那我找別人去。（說着往下走）

婆 （忙拉住老）你今天是怎麼啦？

（唱）（第四曲）

咱這二年鬧生產，
手裏又不缺零花錢，
吃穿用具樣樣都有，
爲什麼還把餘糧全賣完？

老 （唱）（第二曲）

互助組剛才挑了戰哪，
每畝要增產兩石三哪；
咱要買頭小毛驢，
今秋幫咱來耕地，
再買上新犁新耙和新鋤。

婆 沒毛驢就不能耕地了嗎？鋤耪都還八成新，就不能再對付兩三年了嗎？

（唱）（第四曲）

吃了飽飯沒三天，
就看着什麼也不新鮮。
今天咱們就得多節約，
我勸你比一比咱解放前。

老 說你什麼也不知道，你還逞能呢！常言說的好：

（唱）（第二曲）

莊稼人要想大發展哪，

種地就得下本錢哪。
道路都是朝前走，
爲什麼專去比從前！
咱是要好了更好，甜了更加甜。

婆 （唱）（第四曲）

過上了好日子誰還不喜歡，
頭上和腳下都要照顧全。
有了甜來咱也別忘苦，
有了這今日也得想着從前。（接唱第五曲）
過去咱田地無一壠，
房子棚子沒有半間；
沒有秋來，也沒有夏，
一年咱餓着三百六十天。
那一年，鬧荒旱，
回想起來多麼可憐！
咱們全家沿街去討飯，
逃難出了雁門關！
咱的娘餓死在破廟裏，
咱的爹凍死在大路邊！
這些苦處難道你都忘了？
求人借債咱可作過難！

老 你老是叨叨這些幹麼？

婆 （唱）（第四曲）

叫她爹你好好聽我勸，
咱那餘糧可不能動彈。
糧食存的要够三年用，

才不怕災害荒旱年。
道路總得要一步一步走，
那能一下子上了天！
誰家一畝挖一個井，
地凍那三尺也不是一日寒。

老 （唱）（第二曲）

我說你是個糊塗蛋哪，
你覺得比誰都佔先哪。
人家的眼睛是向前看，
你的長在後腦邊，
你的那眼睛長在後腦邊！
咱不趕快加油幹，
將來後悔也枉然！
將來後悔也枉然！

（白）餘糧說賣一定賣，你別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啦。

婆 （唱）（第六曲）

說死說活你不聽，
好話當了耳旁風；
快把布袋還給我，（把布袋從老漢手裏搶去）
想賣一粒也不能！

老 （唱）說賣就賣一定賣，（又把布袋奪來）

婆 （唱）不成不成賣不成！

（二人爭奪布袋）

老 （唱）家中有人一千口，

由我當家主事情！

婆 （唱）現在的年頭講民主，

不准你獨斷又獨行！

老 （唱）賣不了我就不姓李！

婆 （唱）賣了我就不姓程！（拉着老死不放）

老 （無奈）唉！你知道不知道，你這是破壞生產！咱互助組要開會鬥爭你！

婆 別給我扣這大帽子，你說我地裏活幹的少呢？還是家裏營生做的慢？是潑了米啦？還是撒了麵啦？我怎算破壞生產？

老 （一時答不上來）唉，我跟你算沒辦法！（忽然想起一計）哎！剛才你不是說，現在是民主的年頭，不准我獨斷獨行嗎？

婆 當然啦！

老 那咱們就民主一下吧！

婆 （勝利地）當然得民主啦！

老 等咱俊梅回來了，咱開會表決一下，多數贊成賣，咱就賣；多數不贊成賣，咱就把它存起來。

婆 什麼？可叫你擺弄死啦，我不同意這麼辦……

老 嘿嘿，這可是你說的，現在的年頭是講民主。

婆 那我也沒說開會表決呀！

老 這可就是你的不對了。〔民主〕嘛！就得少數服從多數。你說的你也不贊成，那就是你不講理，你想獨斷獨行。

婆 那……我……也沒有堅決說我不贊成啊！怎麼你老是愛給人扣帽子？

老 對對，算我的錯。那咱就這麼辦吧。

（俊梅拿通知上）

婆 （勉強的）好！

俊 爹！娘！

老 回來啦！俊梅。

婆 剛才村裏找你幹麼呢？

俊 （唱）（第七曲）

剛才通訊員告訴我，
區團部要我去把話說。
回家來拿上跨包趕快走，
不要把事情來耽擱。

老 幹麼這麼急呀？

俊 區團部來了個緊急通知，讓各村團支書趕快到區裏開會呢。

婆 那就快點走吧！別耽誤了工作。

俊 好，就走。

老 （着急地）稍等一下，咱還有點事呢。

婆 （向老）你讓她快點走吧！耽誤了公家的事，你能負起那責任來嗎？

老 呃！怎麼今兒格你這麼積極？

俊 （莫名其妙地）有什麼事嗎？

老 （旁白）我得先想法動員動員她。萬一她不同意，這糧食就賣不成啦……

婆 （亦旁白）我得先想法動員動員她。萬一她同意了，這糧食就存不住了。

老 走，俊梅，先和我到井台上抬一桶水，回來你再走。

婆 （發覺老的企圖）看你這人頭三倒四的，吃過飯你不是剛挑了滿滿一缸水嗎？又抬水幹麼？

老 哦！我忘了……

婆 俊梅，你的跨包在裏邊屋裏，我給你放着呢。走，去拿上快走吧！（推俊欲下）

老 （上前攔住）你幹什麼？別逞能啦！哪是去拿跨包呀，你一張

開嘴我就知道你的心啦。

婆 你還說我呢！你那裏是去拍水，我也不是大傻瓜，你那舌頭還沒動呢，我就知道你想幹什麼！

俊 （更莫明其妙了）到底是什麼事啦？越說我越糊塗了。

老 叫你娘先說吧！

婆 誰先說不是一樣嗎？

老 （盤算了半天）我說俊梅，你說像村長他們把糧糶了，買來牲口新犁發展生產好不好呢？

俊 當然好啦。

婆 （急）你先別說呢！俊梅，你說像咱村嘎咕他們放不住隔夜的糧食，一有點糧食就趕快把它揮霍了，那對也不對？

俊 那當然不對了。

婆 你爹是那個思想，非得把咱那幾石餘糧踢蹬了，他才舒心呢。

老 俊梅，是這麼回事。剛才咱互助組開了個會，準備明年發展生產，動員大夥買牲口，我想把咱那存糧糶了，買頭毛驢，你娘那死榆木腦袋，就是不贊成。

婆 那你說……

俊 娘，賣了糧食買毛驢，鬧生產，這很好嘛！

老 （見俊支持他）好吧，咱們表決吧，贊成賣糧的請舉手。（舉手）

婆 我就是不贊成！

老 民主的年頭，這可是你說的。

俊 娘，咱買頭毛驢鬧生產，多打了糧食，對咱好，對國家也好。您沒聽人們常說「存糧生虫」嗎？存糧食保存不好，都叫虫子老鼠吃了多可惜！我看還是我爹的意見對。

老 咱可是少數服從多數呀！

俊 咱有了驢耕地方便，就是推碾搗磨的，您也省力了。

老 別耽誤時間了，咱表決吧。（又舉手）
婆 我是……怕……
俊 如今是新社會啦！有人民政府領導，萬一有個災荒年，也不會像過去沒人管啦！
婆 （半晌）那賣了糧食，可得給我買個針線筐呢！
老 你別不知好歹了，咱那錢買驢還怕不夠呢！
婆 那……
俊 （使眼色給爹）爹！
老 好吧，就給你買一個吧！
婆 可得像二疤他娘那樣的！
老 好！
俊 娘，您看我爹多開通呀！
老 本來就不落後嗎！抗美援朝，大生產，那一樣不是積極分子。
婆 （撇着個嘴，對老有意見）哼！
老 那咱就趕快裝吧，聽說這兩天的糧價正貴着呢。
俊 （聽了老的話，思索了一會兒）爹，咱這糧食打算怎麼賣呢？
老 我用小車推着去唄。
俊 不，我問您是賣給誰呢？
老 現在怎麼能知道呢？到集上誰給的價錢大，就賣給誰唄。
俊 那可使不得！
老 那怎麼使不得？
俊 咱把糧食應該賣給合作社。
老 合作社？不行！他們規定的是死價錢！市上的價錢比他們高呢！
俊 您這說法可錯了，咱不應該貪這點小便宜。把糧食賣給公家才是正理，那才是真愛國呢！
老 你說什麼？

(唱) (第二曲)

你說旁的我都信哪，
這話說的可不合適哪。
你不聽人常常說，
「饅頭是撿大的拿」，
糧食還怕賣的錢多？
賣錢多來買好驢哪，
好好生產改善生活哪。
你說我哪點有差錯，
給我詳細說一說，
你給我詳細的說一說。

俊 好吧，

(唱) (第七曲)

過去您常常對我說：
舊社會您給人家扛長活，
辛苦勞動一年整，
到頭來還是揭不開鍋。
整天在刀刃上熬日子，
翻跟頭離不開絡肢窩。
一家人吃穿顧不住，
常年累月受折磨。

婆 (一邊拭淚) 唉！要不是來了共產黨呀，那會有今兒格這好生活呢！

俊 (唱) (第七曲)

土地改革分地十畝多，
又分到房子農具和水車，

政府來領導咱們鬧生產，
咱吃的穿的才不缺。
如今咱國家大建設，
糧食到處用的多，
咱要供應前方和城市，
還得要支援工人老大哥。

（向老、夾白）您沒聽幹部們常說嗎！

（唱）工人製造鐮刀、鋤頭、噴霧器，
新式的農具和水車。
農藥肥料效力大，
保證咱糧食打得多。
吃水莫忘打井的漢，
翻身的農民要愛國。

（白）爹！您整天嚷着您多麼進步，這麼點道理還不曉得嗎？

老 （唱）（第二曲）

我不是那個敲不響的鑼呀，
別給我再上政治課哪。
只要你們都同意，
賣給誰我沒話說，
賣給誰，我也沒話說。

（向婆白）媳娘，你說是賣給誰呀？

婆 （賭氣地，毫不思索）不同意你的意見！

老 你到底贊成賣給誰呢？

婆 俊梅說賣給誰就賣給誰。

老 （無奈地）那好吧，咱就賣給公家吧！

俊 好！賣給公家又光榮、又體面，多好哇！

老 （向婆）還有什麼說的，和我去裝糧食吧！

婆 （不痛快地）走吧。

俊 （拿跨包來）我也走啦。（下）

（老漢，老婆亦下。少頃，商有良拿鞭子上，又向外吆喝了一下驢）

商 （數快板）（伴奏第八曲）

我的名字叫商有良，
家住城南八里莊。
爺爺是個糧食販，
父親開了個糧食行。
我旁的營生沒學會，
還是販賣糧食跑村鄉。
都只爲祖上教的好，
傳給我無數坑人的法寶和秘方；
嘴要甜來心要苦，
笑裏要把刀子藏，
秋天囤積春天賣，
發財的老道最穩當。
大斗進來小斗出，
使水攪砂和粗糠。
投機倒把我全學會，
偷稅漏稅也是內行，
因此上生意興隆如流水，
財源茂盛福滿堂。
近年來，變了樣，
老百姓自己都有了主張，

把糧食都賣給合作社，

鬧得我心眼裏發了慌。

這一趟，來下鄉，

恐怕又得碰南牆，碰南牆。

（白）唉，這兩天也真倒霉，把毛驢的一隻眼也給火爛啦，不紅不黑，瞪的和燈盞一樣，就是什麼也看不見。我得想法子把它倒換一下，要不，得賠我一百多萬！

（老倆口從糧食屋爭吵上，一邊把糧背上。商繇一旁）

老 叫你好好張着布袋，老不聽，撒的滿地都是，多可惜！（放口袋）

婆 叫你量淺一點，老是量的那麼冒尖冒尖的，好像你不是這家的人！

老 秤平斗滿嘛！不量够數，人家就不量了嗎？來，幫我把口袋弄出來！

婆 你找別人吧，我伺候不了你！

老 你真是個寶貝！

（正爭吵間，商走過來）

商 哈哈，老善哥，老嫂子，忙着哩？

老 哦！商掌櫃，真稀罕！

婆 近來發財吧？

商 別提了，這一年來真算是倒霉到家啦！

（外邊驢撞在牆上，不知把什麼東西撞翻了，嘩啦一聲響，衆去看）

婆 呀！看你這驢怎麼啦，往牆上撞呢！把水桶也給撞倒了。

商 這驢打兩天不使，勁就沒處放了。（罵驢）賊驢！你好好待着不？又要挨揍啦！

老 還是你過去那頭驢嗎？
商 可不。
老 真是一頭好驢呀！
商 唉，也使不長啦！
老 別客氣啦！
商 你們幹麼呢？
婆 準備賣糧食去。
商 賣糧食？到哪裏賣呢？
老 到合作社。
商 哦！合作社。多大的價錢呢？
老 四萬。
商 啊！怎麼四萬？聽說市上最高的價錢到四萬四了。
婆 誰說不是來着！
商 幹麼這麼急着驢它呢？
老 打算着買一頭毛驢秋上耕地呢。
商 哦！這就是啦……
婆 商掌櫃又是來販糧食的吧？
商 那裏，這次是響應上級的號召，下鄉收購土產，溝通城鄉物資交流，混個飯吃就算了。
老 哦，商掌櫃，現在也給公家幹了嗎？
商 無所謂，現在這公私都一樣，都得爲人民服務。哈哈！（拿一支煙給老）給你抽一根吧。
老 不，不，我就抽這吧。（點着煙鍋，商自己也燃了一支煙）
商 老善哥，剛才聽你說，想買一頭驢呢？
老 可不，不買牲口，生產提不高啦。
商 那麼，把我這頭黑驢你使了吧。

老 別開玩笑啦。

商 （假裝嚴肅地）是真的，肚子要緊哪。得把它賣了，換點糧食吃。

老 我可使不起你那麼好的驢。

商 哎，我說既買就買一頭好樣的，你去看看再說。（推老去看）

老 甭看，你那頭驢，我又不是不知道。

商 你們去看一看嘛！（推老和婆到門口，然後誇驢）

（數快板）（伴奏第八曲）

這個驢兒，真不離兒，
黑毛黑鬃白肚皮兒；
前胸大，腰幹長，
膘肥、肚圓、元寶蹄兒。
能駛、能拉、有力氣，
走路如飛不沾塵兒。
長年不生雜災病兒，
四六牙正是好年紀兒。
來來往往路上走，
誰不誇我這頭好毛驢兒。
要不是磨盤壓着手，
萬兩黃金也不給別人兒，
也不給別人兒。

商 你老去好好的看一看，瞅中了咱價錢好說。

老 （早已羨慕此驢）那你打算要多少錢呢？

商 （把手放在衣襟下，去和老漢摸手）我是這個大數、這個小數買的，現在這個大數、這個小數給你，看怎麼樣？

老 唉，就是我手裏沒現錢，你還是找別人吧！